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 第十四回 心猿歸正 六賊無蹤

詩曰：佛即心兮心即佛，心佛從來皆要物。

若知無物又無心，便是真心法身佛。  
法身佛，沒模樣，一顆圓光涵萬象。  
無體之體即真體，無相之相即實相。  
非色非空非不空，不來不向不回向。  
無異無同無有無，難捨難取難聽望。  
內外靈光到處同，一佛國在一沙中。  
一粒沙含大千界，一個身心萬法同。  
知之須會無心訣，不染不滯為淨業。  
善惡千端無所為，便是南無釋迦葉。

卻說那劉伯欽與唐三藏驚慌慌，又聞得叫聲：「師父來也！」眾家僧道：「這叫的必是那山腳下石匣中老猿。」太保道：「是他，是他。」三藏問：「是甚麼老猿？」太保道：「這山舊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國，改名兩界山。先年間曾聞得老人家說：王莽篡漢之時，天降此山，下壓著一個神猴，不怕寒暑，不吃飲食，自有土神監押，教他饑餐鐵丸，渴飲銅汁。自昔到今，凍餓不死。這叫必定是他。長老莫怕，我們下山去看來。」三藏只得依從，牽馬下山。行不數里，只見那石匣之間果有一猴，露著頭，伸著手，亂招手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此時才來？來得好，來得好。救我出來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」這長老近前細看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樣：

尖嘴縮腮，金睛火眼。頭上堆苔蘚，耳中生薜蘿。鬢邊少髮多青草，額下無鬚有綠莎。眉間土，鼻凹泥，口分狼狽；指頭粗，手掌厚，塵垢餘多。還喜得眼睛轉動，喉舌聲和。語言雖利便，身體莫能那。正是五百年前孫大聖，今朝難滿脫天羅。

劉太保誠然膽大，走上前來，與他拔去了鬢邊草，額下莎，問道：「你有甚麼說話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沒話說，教那個師父上來，我問他一問。」三藏道：「你問我甚麼？」那猴道：「你可是東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經去的麼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正是，你問怎麼？」那猴道：「我是五百年前大鬧天宮的齊天大聖，只因犯了誑上之罪，被佛祖壓於此處。前者有個觀音菩薩，領佛旨意，上東土尋取經人。我教他救我一救，他勸我再莫行兇，歸依佛法，盡懃懃保護取經人，往西方拜佛，功成後自有好處。故此晝夜提心，晨昏弔膽，只等師父來救我脫身。我願保你取經，與你做個徒弟。」三藏聞言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你雖有此善心，又蒙菩薩教誨，願入沙門，只是我又沒斧鑿，如何救得你出？」那猴道：「不用斧鑿，你但肯救我，我自出來也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來？」那猴道：「這山頂上有我佛如來的金字壓帖，你只上山去將帖兒揭起，我就出來了。」三藏依言，回頭央浼劉伯欽道：「太保啊，我與你上山走一遭。」伯欽道：「不知真假如何？」那猴高叫道：「是真，決不敢虛謬。」

伯欽只得呼喚眾僧，牽了馬匹。他卻扶著三藏，復上高山。攀籐附葛，只行到那極巔之處，果然見金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有塊四方大石，石上貼著一封皮，卻是「唵嘛呢叭吽吽」六個金字。三藏近前跪下，朝石頭看著金字，拜了幾拜，望西禱祝道：「弟子陳玄奘，特奉旨意求經。果有徒弟之分，揭得金字，救出神猴，同證靈山；若無徒弟之分，此輩是個兇頑怪物，哄賺弟子，不成吉慶，便揭不得起。」祝罷又拜。拜畢，上前將六個金字輕輕揭下。只聞得一陣香風，劈手把壓帖兒刮在空中，叫道：「吾乃監押大聖者。今日他的難滿，吾等回見如來，繳此封皮去也。」嚇得個三藏與伯欽一行人望空禮拜。逕下高山，又至石匣邊，對那猴道：「揭了壓帖矣，你出來罷。」那猴歡喜，叫道：「師父，你請走開些，我好出來，莫驚了你。」

伯欽聽說，領著三藏，一行人回東即走。走了五七里遠近，又聽得那猴高叫道：「再走，再走。」三藏又行了許遠，下了山，只聞得一聲響亮，真個是地裂山崩。眾人盡皆悚懼。只見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馬前，赤淋淋跪下，道聲：「師父，我出來也。」對三藏拜了四拜，急起身，與伯欽唱個大喏道：「有勞大哥送我師父，又承大哥替我臉上搽草。」謝畢，就去收拾行李，扣背馬匹。那馬見了他，腰軟蹄挫，戰兢兢的立站不住。蓋因那猴原是弼馬溫，在天上看養龍馬的，有些法則，故此凡馬見他害怕。

三藏見他意思，實有好心，真個像沙門中的人物，便叫：「徒弟啊，你姓甚麼？」猴王道：「我姓孫。」三藏道：「我與你起個法名，卻好呼喚。」猴王道：「不勞師父盛意，我原有個法名，叫做孫悟空。」三藏歡喜道：「也正合我們的宗派。你這個模樣，就像那小頭陀一般，我與你起個混名，稱為行者，好麼？」悟空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」自此時又稱為孫行者。

那伯欽見孫行者一心收拾要行，卻轉身對三藏唱個喏道：「長老，你幸此間收得個好徒，甚喜，甚喜。此人果然去得。我卻告回。」三藏躬身作禮相謝道：「多有拖步，感激不勝。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、令荊夫人，貧僧在府多擾，容回時踵謝。」伯欽回禮，遂此兩下分別。

卻說那孫行者請三藏上馬，他在前邊背著行李，赤條條，拐步而行。不多時，過了兩界山，忽然見一隻猛虎，咆哮剪尾而來。三藏在馬上驚心。行者在路傍歡喜道：「師父莫怕他，他是送衣服與我的。」放下行李，耳朵裡拔出一個針兒，迎著風，幌一幌，原來是個碗來粗細一條鐵棒。他拿在手中，笑道：「這寶貝，五百餘年不用著他，今日拿出來掙件衣服兒穿穿。」你看他攔開步，迎著猛虎，道聲：「業畜！那裡去！」那隻虎蹲著身，伏在塵埃，動也不敢動動。卻被他照頭一棒，就打的腦漿迸萬點桃紅，牙齒噴幾珠玉塊。謊得那陳玄奘滾鞍落馬，咬指道聲：「天那！天那！劉太保前日打的斑斕虎，還與他鬥了半日；今日孫悟空不用爭持，把這虎一棒打得稀爛。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！」

行者拖將虎來道：「師父略坐一坐，等我脫下他的衣服來，穿了走路。」三藏道：「他那裡有甚衣服？」行者道：「師父莫管我，我自處置。」好猴王，把毫毛拔下一根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變作一把牛耳尖刀，從那虎腹上挑開皮，往下一剝，剝下個圓圓皮來。剝去了爪甲，割下頭來，割個四四方方一塊虎皮。提起來，量了一量道：「闊了些兒，一幅可作兩幅。」拿過刀來，又裁為兩幅。收起一幅，把一幅圍在腰間。路傍揪了一條葛籐，緊緊束定，遮了下半道：「師父，且去，且去。到了人家，借些針線，再縫不遲。」他把條鐵棒捻一捻，依舊像個針兒，收在耳裡。背著行李，請師父上馬。

兩個前進，長老在馬上問道：「悟空，你才打虎的鐵棒，如何不見？」行者笑道：「師父，你不曉得。我這棍，本是東洋大海龍宮裡得的，喚做天河鎮底神珍鐵，又喚做如意金箍棒。當年大反天宮，甚是虧他。隨身變化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。剛才變做一個繡花針兒模樣，收在耳內矣。但用時，方可取出。」三藏聞言暗喜。又問道：「方才那虎見了你，怎麼就不動動？讓你自在打他，何說？」悟空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莫道是隻虎，就是一條龍，見了我也不敢無禮。我老孫頗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翻江攪海的神通；見貌辨色，聆音察理；大之則量於宇宙，小之則攝於毫毛；變化無端，隱顯莫測。剝這個虎皮，何為稀罕？若到那疑難處，看展本事麼。」三藏聞得此言，愈加放懷無慮，策馬前行。

師徒兩個走著路，說著話，不覺得太陽西墜。但見：

皎皎斜暉返照，天涯海角歸雲。千山鳥雀噪聲頻，覓宿投林成陣。

野獸雙雙對對，回窩族族群群。一鉤新月破黃昏，萬點明星光暈。

行者道：「師父走動些，天色晚了。那壁廂樹木森森，想必是人家莊院，我們趕早投宿去來。」三藏果策馬而行，逕奔人家，到了莊院前下馬。行者撇了行李，走上前，叫聲：「開門！開門！」那裡面有一老者扶筇而出，唵喇的開了門。看見行者這般惡相，腰

繫著一塊虎皮，好似個雷公模樣，謊得腳軟身麻，口出謔語道：「鬼來了！鬼來了！」三藏近前攙住，叫道：「老施主休怕。他是我貧僧的徒弟，不是鬼怪。」老者擡頭，見了三藏的面貌清奇，方才立定，問道：「你是那寺裡來的和尚，帶這惡人上我門來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貧僧是唐朝來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經。適路過此間，天晚，特造檀府借宿一宵，明早不犯天光就行。萬望方便一二。」老者道：「你雖是個唐人，那個惡的卻非唐人。」悟空厲聲高呼道：「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！唐人是我的師父，我是他徒弟。我也不是甚糖人，蜜人，我是齊天大聖！你們這裡人家，也有認得我的。我也曾見你來。」那老者道：「你在那裡見我？」悟空道：「你小時不曾在我的面前扒柴？不曾在我的臉上挑菜？」老者道：「這廝胡說！你在那裡住？我在那裡住？我來你面前扒柴、挑菜？」悟空道：「我兒子便胡說。你是認不得我了，我本是這兩界山石匣中的大聖，你再認認看。」老者方才省悟道：「你倒有些像他。但你是怎麼得出來的？」悟空將菩薩勸善，令他等待唐僧揭帖脫身之事，對那老者細說了一遍。

老者卻才下拜，將唐僧請到裡面，即喚老妻與兒女都來相見，具言前事，個個忻喜。又命看茶。茶罷，問悟空道：「大聖啊，你也有年紀了？」悟空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老者道：「我痴長一百三十歲了。」行者道：「還是我重子重孫哩。我那生身的年紀，我不記得是幾時；但只在這山腳下，已五百餘年了。」老者道：「是有，是有。我曾記得祖公公說，此山乃從天降下，就壓了一個神猴。只到如今，你才脫體。我那小時見你時，你頭上有草，臉上有泥，還不怕你；如今臉上無了泥，頭上無了草，卻像瘦了些，腰間又苦了一塊大虎皮，與鬼怪能差多少？」一家兒聽得這般話說，都呵呵大笑。

這老兒頗賢，即令安排齋飯。飯後，悟空道：「你家姓甚？」老者道：「舍下姓陳。」三藏聞言，即下來起手道：「老施主與貧僧是華宗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是唐姓，怎的和他是華宗？」三藏道：「我俗家也姓陳，乃是唐朝海州弘農郡聚賢莊人氏。我的法名叫做陳玄奘。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賜我做御弟三藏，指唐為姓，故名唐僧也。」那老者見說同姓，又分歡喜。

行者道：「老陳，左右打攪你家，我有五百多年不洗澡了，你可去燒些湯來，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，一發臨行謝你。」那老兒即令燒湯拿盆，掌上燈火。師徒浴罷，坐在燈前。行者道：「老陳，還有一事累你：有針線借我用用。」那老兒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」即教媽媽取針線來，遞與行者。行者又有眼色，見師父洗浴，脫下一件白布短小直裰未穿，他即扯過來披在身上。卻將那虎皮脫下，聯接一處。打一個馬面樣的摺子，圍在腰間，勒了籐條，走到師父面前道：「老孫今日這等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」三藏道：「好，好，好。這等樣，才像個行者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，你不嫌殘舊，那件直裰兒，你就穿了罷。」悟空唱個喏道：「承賜，承賜。」他又去尋些草料喂了馬。此時各各事畢，師徒與那老兒亦各歸寢。

次早，悟空起來，請師父走路。三藏著衣，教行者收拾鋪蓋行李。正欲告辭，只見那老兒早具臉湯，又具齋飯。齋罷，方才起身。三藏上馬，行者引路，不覺饑餐渴飲，夜宿曉行。又值初冬時候，但見那：

霜凋紅葉千林瘦，嶺上幾株松柏秀。未開梅蕊散香幽，暖短晝，小春候，菊殘荷盡山茶茂，寒橋古樹爭枝鬥。曲澗涓涓泉水溜，淡雲欲雪滿天浮。朔風驟，牽衣袖，向晚寒威人怎受？

師徒們正走多時，忽見路傍唵哨一聲，闖出六個人來，各執長槍短劍，利刃強弓，大咤一聲道：「那和尚那裡走！趕早留下馬匹，放下行李，饒你性命過去。」謊得那三藏魂飛魄散，跌下馬來，不能言語。行者用手扶起道：「師父放心，沒些兒事，這都是送衣服送盤纏與我們的。」三藏道：「悟空，你想有些耳閉。他說教我們留馬匹、行李，你倒問他要甚麼衣服、盤纏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管守著衣服、行李、馬匹，待老孫與他爭持一場，看是何如。」三藏道：「好手不敵雙拳，雙拳不如四手。他那裡六條大漢，你這般小小的一個人兒，怎麼敢與他爭持？」

行者的膽量原大，那容分說，走上前來，叉手當胸，對那六個人施禮道：「列位有甚麼緣故，阻我貧僧的去路？」那人道：「我等是翦徑的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。大名久播，你量不知。早早的留下東西，放你過去；若道半個『不』字，教你碎屍粉骨。」行者道：「我也是祖傳的大王，積年的山主，卻不曾聞得列位有甚大名。」那人道：「你是不知，我說與你聽：一個喚做眼看喜，一個喚做耳聽怒，一個喚做鼻嗅愛，一個喚作舌嘗思，一個喚作意見慾，一個喚作身本憂。」悟空笑道：「原來是六個毛賊。你卻不認得我這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，你倒來擋路。把那劫劫的珍寶拿出來，我與你作七分兒均分，饒了你罷。」那賊聞言，喜的喜，怒的怒，愛的愛，思的思，慾的慾，憂的憂，一齊上前亂嚷道：「這和尚無禮。你的東西全然沒有，轉來和我等要分東西。」他掄槍舞劍，一擁前來，照行者劈頭亂砍，乒乒乓乓，砍有七八下。悟空停立中間，只當不知。那賊道：「好和尚，真個的頭硬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將就看得過罷了。你們也打得手困了，卻該老孫取出個針兒來耍耍。」那賊道：「這和尚是一個行針灸的郎中變的。我們又無病症，說甚麼動針的話？」

行者伸手去耳朵裡拔出一根繡花針兒，迎風一幌，卻是一條鐵棒，足有碗來粗細。拿在手中道：「不要走，也讓老孫打一棍兒試試手。」謊得這六個賊四散逃走。被他拽開步，團團趕上，一個個盡皆打死。剝了他的衣服，奪了他的盤纏，笑吟吟走將來道：「師父請行，那賊已被老孫剿了。」三藏道：「你□撞禍。他雖是翦徑的強徒，就是拿到官司，也不該死罪；你縱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便了，怎麼就都打死？這卻是無故傷人的性命，如何做得和尚？出家人掃地恐傷螻蟻命，愛惜飛蛾紗罩燈。你怎麼不分皂白，一頓打死？全無一點慈悲好善之心。早還是山野中無人查考；若到城市，倘有人一時衝撞了你，你也行兇，執著棍子亂打傷人，我可做得白客，怎能脫身？」悟空道：「師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卻要打死你哩。」三藏道：「我這出家人寧死，決不敢行兇。我就死，也只是一身，你卻殺了他六人，如何理說？此事若告到官，就是你老子做官，也說不過去。」行者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我老孫五百年前，據花果山稱王為怪的時節，也不知打死多少人。假似你說這般到官，倒也得些狀告，我就做不到『齊天大聖』了。」三藏道：「只因你沒收沒管，暴橫人間，欺天誑上，才受這五百年前之難。今既入了沙門，若是還像當時行兇，一味傷生，去不得西天，做不得和尚。忒惡！忒惡！」

原來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氣。他見三藏只管緒緒叨叨，按不住心頭火發道：「你既是這等，說我做不得和尚，上不得西天，不必恁般絮聒惡我，我回去便了。」那三藏卻不曾答應。他就使一個性子，將身一縱，說一聲：「老孫去也！」三藏急擡頭，早已不見。只聞得呼的一聲，回東而去。撇得那長老孤零零，點頭自歎，悲怨不已道：「這廝這等不受教誨，我但說他幾句，他怎麼就無形無影的還回去了？罷罷罷，也是我命裡不該招徒弟，進人口。如今欲尋他無處尋，欲叫他叫不應，去來，去來。」正是：

捨身拚命歸西去，莫倚傍人自主張。

那長老只得收拾行李，揹在馬上，也不騎馬，一隻手拄著錫杖，一隻手揪著韁繩，淒淒涼涼，往西前進。行不多時，只見山路前面有一個年高的老母，捧一件綿衣，綿衣上有一頂花帽。三藏見他來得至近，慌忙牽馬，立於右側讓行。那老母問道：「你是那裡來的長老，孤孤恹恹獨行於此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乃東土大唐奉差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經者。」老母道：「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國界，此去有□萬八千里路。你這等單人獨馬，又無個伴侶，又無個徒弟，你如何去得？」三藏道：「弟子日前收得一個徒弟，他性潑兇頑，是我說了他幾句，他不受教，遂渺然而去也。」老母道：「我有這一領綿布直裰、一頂嵌金花帽，原是我兒子用的，他只做了三日和尚，不幸命短身亡。我才去他寺裡哭了一場，辭了他師父，將這兩件衣、帽拿來，做個憶念。長老啊，你既有徒弟，我把這衣帽送了你罷。」三藏道：「承老母盛賜，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，不敢領受。」老母道：「他那廂去了？」三藏道：「我聽得呼的一聲，他回東去了。」老母道：「東邊不遠，就是我家，想必往我家去了。我那裡還有一篇咒兒，喚做『定心真言』，又名做『緊箍兒咒』。你可暗暗的念熟，牢記心頭，再莫洩漏一人知道。我去趕上他，叫他還來跟你，你卻將此衣帽與他穿戴。他若不服你使喚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再不敢行兇，也再不敢去了。」三藏聞言，低頭拜謝。那老母化一道金光，回東而去。三藏情知是觀音菩薩授此真言，急忙撮土焚香，望東懇懇禮拜。拜罷，收了衣帽，藏在包袱中間。卻坐於路傍，誦習那定心真言，來回念了幾遍，念得爛熟，牢記心胸不題。

卻說那悟空別了師父，一觔斗雲，逕轉東洋大海。按住雲頭，分開水道，逕至水晶宮前。早驚動龍王出來迎接，接至宮裡坐

下。禮畢，龍王道：「近聞得大聖難滿，失賀！想必是重整仙山，復歸古洞矣？」悟空道：「我也有此心性，只是又做了和尚了。」龍王道：「做甚和尚？」行者道：「我虧了南海菩薩勸善，教我正果，隨東土唐僧上西方拜佛，皈依沙門，又喚為行者了。」龍王道：「這等真是可賀，可賀。這才叫做改邪歸正，懲創善心。既如此，怎麼不西去，復東回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那是唐僧不識人性。有幾個毛賊翦徑，是我將他打死，唐僧就緒緒叨叨，說了我若干的不是。你想老孫可是受得悶氣的？是我撇了他，欲回本山，故此先來望你一望，求鍾茶吃。」龍王道：「承降，承降。」當時龍子、龍孫即捧香茶來獻。

茶畢，行者回頭一看，見後壁上掛著一幅「圯橋進履」的畫兒。行者道：「這是甚麼景致？」龍王道：「大聖在先，此事在後，故你不認得。這叫做『圯橋三進履』。」行者道：「怎的是『三進履』？」龍王道：「此仙乃是黃石公，此子乃是漢世張良，石公坐在圯橋上，忽然失履於橋下，遂喚張良取來。此子即忙取來，跪獻於前。如此三度，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，石公遂愛他勤謹，夜授天書，著他扶漢。後果然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。太平後，棄職歸山，從赤松子遊，悟成仙道。大聖，你若不保唐僧，不盡勤勞，不受教誨，到底是個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」悟空聞言，沉吟半晌不語。龍王道：「大聖自當裁處，不可圖自在，誤了前程。」悟空道：「莫多話，老孫還去保他便了。」龍王忻喜道：「既如此，不敢久留，請大聖早發慈悲，莫要疏久了你師父。」

行者見他催促請行，急縱身，出離海藏，駕著雲，別了龍王。正走，卻遇著南海菩薩。菩薩道：「孫悟空，你怎麼不受教誨，不保唐僧，來此處何幹？」慌得個行者在雲端裡施禮道：「向蒙菩薩善言，果有唐朝僧到，揭了壓帖，救了我命，跟他做了徒弟。他卻怪我兇頑，我才閃他一閃，如今就去保他也。」菩薩道：「趕早去，莫錯過了念頭。」言畢各回。

這行者須臾間看見唐僧在路傍閑坐。他上前道：「師父，怎麼不走路？還在此做甚？」三藏擡頭道：「你往那裡去來？教我行又不敢行，動又不敢動，只管在此等你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往東洋大海老龍王家討茶吃吃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出家人不要說謊。你離了我沒多一個時辰，就說到龍王家吃茶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師父說，我會駕筋斗雲，一個筋斗有口萬八千里路，故此得即去即來。」三藏道：「我略略的言語重了些兒，你就怪我，使個性子丟了我。像你這有本事的，討得茶吃；像我這去不得的，只管在此忍餓。你也過意不去呀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，你若餓了，我便去與你化些齋吃。」三藏道：「不用化齋，我那包袱裡還有些乾糧，是劉太保母親送的。你去拿鉢盂尋些水來，等我吃些兒走路罷。」

行者去解開包袱，在那包裹中間見有幾個粗麵燒餅，拿出來遞與師父。又見那光豔豔的一領綿布直裰、一頂嵌金花帽。行者道：「這衣帽是東土帶來的？」三藏就順口兒答應道：「是我小時穿戴的。這帽子若戴了，不用教誨，就會念經；這衣服若穿了，不用演禮，就會行禮。」行者道：「好師父，把與我穿戴了罷。」三藏道：「只怕長短不一，你若穿得，就穿了罷。」行者遂脫下舊白布直裰，將綿布直裰穿上，也就是比量著身體裁的一般。把帽兒戴上。三藏見他戴上帽子，就不吃乾糧，卻默默的念那緊箍咒一遍。行者叫道：「頭痛，頭痛。」那師父不住的又念了幾遍，把個行者痛得打滾，抓破了嵌金的花帽。三藏又恐怕扯斷金箍，住了口不念。不念時，他就不痛了。伸手去頭上摸摸，似一條金線兒模樣，緊緊的勒在上面，取不下，揪不斷，已此生了根了。他就耳裡取出針兒來，插入箍裡，往外亂搗。三藏又恐怕他搗斷了，口中又念起來。他依舊生痛，痛得豎蜻蜓，翻筋斗，耳紅面赤，眼脹身麻。那師父見他這等，又不忍不捨，復住了口。他的頭又不痛了。行者道：「我這頭，原來是師父咒我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我念得是緊箍經，何曾咒你？」行者道：「你再念念看。」三藏真個又念。行者真個又痛，只教：「莫念，莫念。念動我就痛了。這是怎麼說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今番可聽我教誨了？」行者道：「聽教了。」「你再可無禮了？」行者道：「不敢了。」

他口裡雖然答應，心上還懷不善，把那針兒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望唐僧就欲下手。慌得長老口中又念了兩三遍。這猴子跌倒在地，丟了鐵棒，不能舉手，只教：「師父，我曉得了。再莫念，再莫念。」三藏道：「你怎麼欺心，就敢打我？」行者道：「我不曾敢打。我問師父，你這法兒是誰教你的？」三藏道：「是適間一個老母傳授我的。」行者大怒道：「不消講了，這個老母，坐定是那個觀世音。他怎麼那等害我？等我上南海打他去。」三藏道：「此法既是他授與我，他必然先曉得了。你若尋他，他念起來，你卻不是死了？」行者見說得有理，真個不敢動身，只得回心，跪下哀告道：「師父，這是他奈何我的法兒，教我隨你西去。我也不去惹他，你也莫當常言，只管念誦。我願保你，再無退悔之意了。」三藏道：「既如此，伏侍我上馬去也。」那行者才死心塌地，抖擻精神，束一束綿布直裰，扣背馬匹，收拾行李，奔西而進。

畢竟這一去，後面又有甚話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